

# 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

1932—1939年在苏联的遭遇

● 姚 民 著

群众出版社

# 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

—1932—1939 年在苏联的遭遇

姚 艮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1995 年 · 北京

在横线上用反面刻齐线刻下再粘

# (京) 新登字 093 号

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

1932—1939 年在苏联的遭遇

姚 良 著

---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雄县职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375 印张 428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5014-1288-X/I·466 定价：20.90 元

印数：0001—3000 册

## 内 容 提 要

作者在 80 岁高龄的时候，完成了这部在斯大林时代当了六年半囚徒的亲身经历的作品。

“九·一八”事变后，作者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满怀信心和热情，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求援。然而，等待着他的不是“人间天堂”的鲜花，而是类似我国“文革”式的肃反运动的口袋，无情地把他当间谍特务装了进去。他被递解到远东、中亚、北极等地监狱，度过了漫长的非人生活，在狱霸欺凌、苦工和饥饿的折磨下，几度死里逃生。

作者在写自身遭难的同时，并展示了当时苏联“人间天堂”的社会图景：“文革”式的肃反运动，一大批出生入死的革命者、侨民、教授等被关进监狱；人民在屈辱、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流氓、娼妓、监管人员肆无忌惮……

作品生动，可读性强。是我国第一部真实反映斯大林时代苏联劳动营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

# 目 录

## 远 东 篇

一	受命离开祖国	( 3 )
二	到革命圣地——苏联	( 12 )
三	金发少女的心	( 22 )
四	我的故乡在黑河	( 32 )
五	走进地狱	( 41 )
六	特务？间谍？	( 49 )
七	丁不烂	( 61 )
八	白俄女	( 69 )
九	混蛋！坏蛋！	( 79 )
十	火烧修道院	( 89 )
十一	绝食抗议	( 100 )
十二	解往劳动营	( 109 )
十三	英雄末路	( 119 )
十四	磨不掉的记忆	( 132 )
十五	女劳改队长	( 140 )
十六	呼米渔场	( 151 )
十七	来日方长	( 161 )
十八	相爱无尽期	( 171 )
十九	今天是英雄，明儿阶下囚	( 181 )

二 十	洛孜的建议	( 191 )
二十一	艰难的生存	( 200 )
二十二	生离死别	( 210 )
二十三	患难与共	( 223 )
二十四	团长的勤务兵	( 236 )
二十五	俄罗斯人的母亲	( 251 )
二十六	中国人的人格	( 263 )
二十七	人性？狗性？	( 275 )
二十八	人，臭虫和狗	( 289 )
二十九	谁是暗害分子？	( 303 )
三 十	递解站中战流氓	( 314 )

### 中 亚 篇

三十一	要革命，不要真诚的人性	( 327 )
三十二	劳动营中的新难友	( 335 )
三十三	营私与惩罚	( 346 )
三十四	受难隔离营	( 358 )
三十五	人不是牲畜和工具	( 369 )
三十六	横越俄罗斯	( 380 )

### 北 极 篇

三十七	北冰洋上的肉搏战	( 391 )
三十八	东方工人兄弟	( 402 )
三十九	与死神告别	( 417 )
四 十	临终遗训：“三忠于”	( 427 )
四十一	劳改队与革命	( 435 )

四十二	首先自己要像个人	( 445 )
四十三	敌人! 敌人? 敌人!?	( 456 )
四十四	马列嘴, 坏肠子的人	( 468 )
四十五	在“疗养院”等待死亡的老爹	( 478 )
四十六	不允许眼里流出泪水	( 487 )
四十七	忘不掉的灾难	( 497 )
四十八	在圣城莫斯科流浪	( 510 )
四十九	天赐良友	( 524 )
五 十	回归祖国	( 535 )

# 远东篇



## 一 受命离开祖国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我领到了去苏联的出国签证，突然从伯父的眼里看到他惜别的心情。自己也感到像小孩子一样，舍不得离开年迈多病的伯父。他用慈祥的、充满泪水的深沉的目光注视着我，半天说道：

“你算是长大成人了。你的前面是广阔的天地，你要像只雄鹰，向广阔的天地展翅高飞吧！可惜我已经老了，不能跟在你的后边，尽自己一份力量……”他的眼泪一行行流下来，沿着衰老的脸颊和短短的髭须流着，但在他的泪眼里却同时流露出兴奋和希望：

“是的，我也有过你这样的青春，也有过像你一样的志愿……。救国、救民，干一番革命事业，献身给我们古老、多灾多难的民族……但事与愿违，把生命浪费了。浪费了青春……也就浪费了一生，一生……。”

他不说话了。擦了眼泪，注视着我，好半天才哽咽地说道：

“我感到高兴，我是后继有人的！”

我们默默对坐着。我在想这位可敬爱的老人坎坷的一生，他直到暮年还是抱着一个伟大的志愿：为中华民族作些他力所能及的事。

“我一定遵照您的教诲，努力作人，尽我作为炎黄子孙的天职！”

“大话可以说，有些伟大事业可以想。但实践起来，却不尽如人意！你以后还要遇上千难万险，还要遇到无数的不如意的事！但愿那时你不忘初志，想到我们这最后一次的谈话，想到人民、祖

国和我对你的无限期望！”

我动了感情，哭出声来，像孩子似地拥抱着他，最后，我坚定地说：

“我不走了，我要侍奉您一辈子，直到……我们都离开人间……”

伯父哈哈大笑起来，天真地笑着站立起来，在地板上大步地走着。他这样健康地走路是多少年前的事。

“我知道你是真心，但说的却是假话！难道我这个老残废要你这个有作为的孩子作殉葬品吗？！”他笑着，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注视我的眼睛，“当年我反对袁世凯，反对曹锟，反对军阀吴佩孚，跟着孙中山闹革命时，丢掉了高官厚禄，去作流亡者，那时，我也是对你的祖母这样说的……但我还是走了，到广州跟着孙中山去干……可惜，我那时是盲人骑瞎马走黑路，当我看清楚国民党是个卖国党，是被一群无赖骗子把持的刮民党时，我已经付出了生命的最后一段生命。我向你们说：国民党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是被一群卖国贼、诈骗犯左右的黑帮集团，他们与青红帮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他们除了刮人民血肉自肥外，还在出卖我们的祖宗，出卖炎黄子孙……出卖所有的一切……你们的希望只有一条，走共产党的路……去革命，去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一切……你看，我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崇高的目的，把你奉献给伟大中华民族了吗？！”他的笑容，他的举止显得轻松、自由，甚至像孩子似的活泼。

“你明天走后，可能是我们永久的诀别。你祖母……还有你的母亲，都会抱怨我，甚至向我要人。这是难以说清楚的，是他们理解不了的……”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这些都是小事，你是要去作一番革命事业的，是救国救民的事业呀！”

一夜我没有合眼。我想着，我的伯父的一生，是多么坎坷。他读过私塾，读了许多经史子集之类的书。他的记忆力很好，他可

以一连几小时讲些历史故事，也可以背诵许多古诗、古文。他写一手很好的字，是位研究书法的行家。他在追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中，找到了孙中山的一些言论和文章。他冒险参加了兴中会。在一九一二年当了参议院议员，在反袁世凯的斗争中几乎丢了脑袋。以后他又反曹锟、反吴佩孚、反张作霖，被通缉，逃到天津法租界……最后逃到广州参加了孙中山的北伐准备工作。他秘密地回到北京，又被通缉，逃回东北家乡……最后一切都使他感到失望。他患了偏瘫症……在患病期间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俄国革命的成功鼓舞了他。他希望自己的后代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不像他这样虚度一生。我和我的堂弟姚伦都是在他的最先的启示下参加共产党的。一九三一年二月当他得知我离开学校，是因参加共产党被开除时，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

“我高兴，我的希望后继有人。你要敢于按真理的要求去生活，而不是像禽兽一样只是为自己生存而生活。人生是短暂的，事业是无穷的，只有敢于为真理献身、为民族兴亡献身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岳飞、文天祥、孙中山就是这种真正的人……愿你好自为之！坚贞不屈，要从青少年作起。要有始有终做一个一尘不染的革命者。我老矣，无能为矣，一切希望都放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

我一夜没有睡，天刚亮就走到外面。凉凉的九月晨风吹拂着我。一想到今天就要离开伯父到外国去，我长长叹了口气。就在这时，我听见从一丛丁香树后传来伯父的声音：

“你为什么起得这样早？才四点半……十点以后才上船。”

“睡不着……”我说。

“这很自然，我也没有睡着。你要出国，该办的事都想好了吧？要记住，去了要先抓主要的事去办。第一，你们组织的民族义勇军，总要有人来领导，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你们要有个后方，供给你们武器弹药等等，收容治疗伤病人员；第三，

你们还要学习政治、军事等等的起码知识。到那里以后，首要的是先办好这三件事！”

“我明白。如果顺利，有两三个月，最多半年就会办妥的！”

“我看你还是把事情想得复杂一点，想得困难一点，免得到时候不顺利，灰心丧气！如果一时办不到，也要抓紧时间读些书，看看人家是怎样革命、怎样干事业的。无论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也不能放弃学习！”

我点着头，呆呆地看着他那年迈弯曲的体型，看着他那一绺绺被晨风吹拂着的白发。

“您要注意身体，我到那里后，会捎信给您的。我想，苏联共产党会言行一致来帮助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

“但愿如此！”伯父用目光打量着我，半天补充说：“遇事多从困难方面想一想，人生不如愿的事总占十之八九！只有遇到困难、挫折不灰心不堕落的人，才是最后的胜利者！”他又看了看我，微笑着说：“看来你很有信心。作事有信心就好。有个不动摇的信念支持着你，你就会在人生的荆棘中找到出路的！”

“您放心吧，我都记住了。”我坚定地说。

我们回到屋里。我把他已经给我捆好的行李打开，把他放进去的多余的衣物拿了出来，只带了两套衣服和衬衫、背心等。他站在旁边想要说什么，又停住了。转过身去擦掉眼泪，然后把他身上穿着的一件厚厚的棕黄色的毛衣脱下来。

“这是当年我在广州买的。那时人们还很少穿这种毛衣！……你带着吧，想我时看看它，冷时穿上它！再还有，我给一位今天与你们同船去的叫李振亭的华侨三十元钱，到苏联后他给你换卢布，解决初期的食宿费用。”

我流着孩子般的眼泪，把毛衣接过来，穿在身上。在以后的年月中，就是这件毛衣，在严寒中救过我的命，在万分失望中给我力量！

“我走以后，您怎么办呢？回双城老家，还是到北京去？”

“双城已不是我们的老家了！那里已被日本人占领了！到北京去？！在那里我又能干什么呢？如果我像你这样年轻，可以去参加抗日军打游击；如果我不是半身残废，也可以勉强作个识途老马，给年轻人作作参谋，拿个主意。当然在这里也不那么好呆。你睁开眼睛看看目前这个黑河市是个什么样子！有良心的人能在这里当个旁观者吗？我只要在街上一走，就总在想，这个黑河真是个在最偏僻的北方土地上，最典型的小中国……典型得很！这里满街走动的都是从全东北集中起来的残渣余孽。你看，那一群又一群灰色的歪戴帽子、散穿着各式各样肮脏军服的丘八，嘴里喊着：‘老子要去打日本，拿你一件衣物算什么？白吃你一顿饭又算什么？……’他们在抗日的名义下，明抢白吃，横行霸道！你再看那一群群打着小旗在街上讲演号召抗日的学生们，他们有的来自北京、天津，有的来自奉天、吉林、哈尔滨，有的来自瑷珲、绥滨、合江等小县城，就像一群群小乞丐，乞求人们去救国，去打东洋鬼子！更乞求人们赏给他们一顿饭、一个烧饼或者叫他们到屋里热炕头上坐一会儿……这些可怜的游荡在黑河街上的学生们，他们为什么来这里？还不是因为全国的报纸都在吹嘘江桥抗日、吹嘘打下日本飞机和马占山将军！他们喊破嗓子为马将军募捐，为马将军宣传，好像忽然发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抗日英雄！可他们哪里知道，江桥抗战是马占山设下埋伏要打从洮南开来的早与日本人勾结的张海鹏的汉奸部队，并下过命令：‘见到日本人不要打，给他们让路；如果是张海鹏的队伍给我狠狠打！’谁知日本人弄巧成拙，认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次是化了装穿上张海鹏军队的服装，打着张海鹏军队的旗子来的，结果挨了一次狠狠的痛打……至于打掉两架日本飞机，则是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怕飞机低空飞行追逐逃散的部队时，被几名逃命的士兵用步枪打下来的。功劳，当然又是马将军的了！他们又哪里知道，就是这位抗日英雄

马将军，江桥之战后不久又跑到长春当了伪满洲国皇帝陛下的军政大臣，他的部下众叛亲离，新年期间抄了他的老巢——在黑河的公馆，并抢了黑河的五大财源：赌场、烟馆、妓院、金店、商铺……说是一切为了抗日。等把金银财宝抢到手以后，纷纷逃散，用马驮车拉返回各自的老家。马将军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率领他的部队来清剿他昨天的部下，今天的‘抗日军’。他大获全胜，抢回了黑河被抢、他家被抢，以及叛军抢的其他‘抗日军’财宝，回到黑河。黑河居民损失很大，他却名利双收。他又挂起抗日招牌……黑河开露天大会欢迎他。……你，我的孩子，在那次大会上不是也扯破嗓子，称颂过马将军吗？那时我们都认为他已经义无反顾了，抗日一降日一抗日，不会再折腾了吧？没有的事，他回到黑河，又纠集部下，带着他从万福麟那里接受过来的骏马百匹，细犬十几只，哈巴狗三、四十只，小老婆、使女、老妈子一大群，浩浩荡荡向黑龙江西部、内蒙进军……他要进关内抗日，因为那里有学生为他募集成百万的捐款，那里还在歌颂他这个抗日英雄……更特大的好处，是那里没有他嘴上要抵抗的日本鬼子……”

老伯父苦笑了，他看着我默默发呆的神情。

“马占山，就是当年占山为王的马小个子，他当红胡子……抢劫，绑票，发财……然后投降当官，成为黑河地区的骑兵旅长。黑河是金矿区，骑兵旅长就是掏金者们的土皇帝。日本人打到沈阳，打到卜奎、哈尔滨，他忽然被逃到关内的少帅任命为黑龙江省的督军、省长……他的部下偶然抗一下日，他就成了英雄；他投降了日本人，又成为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他又反日又反抗日起义军，成为又发财又成名的英雄……今后他还会有许多的变化……。朝三暮四，历朝历代，特别是民国以来哪个名人、英雄不是走的这条路？‘不当红胡子，作不成将军；不当妓女作不成太太；不当汉奸作不成爱国的民族英雄……’这种论断是根据历史总结出来

的。你看一看今朝的风流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张作霖、阎锡山、吴佩孚等等，哪一个不是马占山将军的祖师爷啊！说这些干什么？叫历史去歌颂他们吧！也叫历史去惩罚他们吧！但，我想中国人不都是反覆无常的小人，不都是唯利是图的小人。时代会在你们这代人身上锻造出真正的民族英雄来！答应我！答应我你和你们这帮青年人不会成为那样一代人，那样一代假英雄真小丑！”

吃早饭时，我们默默地坐在桌旁，我们都不作声。和我同行的原呼海铁路司机、共产党员老李却在不停地发着议论，向伯父吹嘘着：“我们的抗日义勇军已开赴绥滨、合江一带，义旗一举将使黑龙江和大兴安岭变成红色；到那时全国以至全世界都将瞩目这支抗日大军……我们有统帅老冯，还有高级军事家张平、谋略家孙勇……还有东北三千万子弟兵！”

“你不要光顾说话了！还是多吃点东西！昨天老冯坐船走了，夜间我叫小张平给运去的四十二支套统枪和子弹都收到了吧？你们可要为我们保密，不然将来你们一走，情况一变，敌人来追问枪支子弹的事……我出问题倒没什么，但拐带了其他人就不好了！”伯父打断了老李的吹牛，这样说了一句。

“您老可一百个放心。这四十二条枪，是我们的命根子，还有一千发子弹，我们打江山就靠这些了！”

“你能记住就好！老冯也许不至像你一样晕头转向，坐上一只小木船，二十三个学生、五名排班长，还有四十二支老套统，就想把大兴安岭和黑龙江变成红色？”伯父带点抚爱和嘲笑的口气说。

“那是去绥滨的那些英雄们的事了，我们俩是要到社会主义祖国苏联去，凭着我们都是中共党员，凭着我们的革命热情和英雄气概，他们一定会热烈地欢迎我们。他们将来给我们的恐怕就不是老套统，一千发臭子弹，而是机关枪、迫击炮、水连珠步枪、手

榴弹……将来还会给我们……”

“会给你们飞机、大炮、军舰、坦克……你们这两位伟大的共产党员，是不是妄想要当乞讨救国、乞讨抗日、乞讨成名的英雄呢？记住！孩子们，空想是丝毫没有用处的！”

老伯父开心地笑了，我和老李也都笑了！我们很神气地背起小行囊，与老伯父肩并肩走着。今天他的腿好似健壮了许多。他兴奋地说着话。当他看到我养的那只短毛、大耳朵浅黄色的猎犬“玛沙”，又像每天早晨散步时一样带着它的犬子——深褐色的“光棍”，跟在我们后边摇头摆尾前窜后跳时，笑着说：

“是啊！你们也应该送送咱们远征的英雄！”

我们在海关码头坐上了一只小船。摆船的工人把我们俩人的小行李拿上船，就在这时伯父把我和老李叫到一边：

“以后你们要自己闯天下了！遇事少作非分的幻想；得意时，少吹牛皮。要谦虚谨慎，每说一句话，办一件事都要反复想上两三遍。要学会听别人说话，少插话，多听多想。你们肯定会遇到困难，但不要在困难面前灰心丧气。也许会有些小小的成就，那时更要谦虚谨慎，更应当多多思考，多往深处、远处去想想！到了那边，如有可能经常来信告诉我你们的情况！”伯父严肃地看着我们，他的脸像铅一样阴沉。“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愿意看到你们成功。但这不可能，我活不到那一天了！最后我只希望你们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无论在成功时或者失败时，无论在人们理解你们称颂你们时，或者在人们误解你们责骂你们时，都能不失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伟大的中国人、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家！好了！永别了！”他转过身去，拄着手杖，故意迈着大步头也没回地走了。

我们上了船。两只狗也跳进水里在船旁游着，它们几次想爬上船，但船夫用桨把它们捅进水去。这时船已到了江心，水很急，狗还在追着。我听见岸边传来嘶哑的喊声：